

西藏生死线：荒野尘梦

陈渠珍, 庞培

朝华出版社

目 录

序	3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6
第二章 腊左探险	11
第三章 昌都到江达	16
第四章 收复工布	22
第五章 进军波密	29
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	36
第七章 波密兵变后 向江达撤退	44
第八章 入青海	50
第九章 过通天河	56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61
第十一章 到柴达木	66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71
后记	77

序

西藏，在中国汉朝的时候隶属西羌国，唐代属吐蕃国，明为乌斯藏。历来信奉佛教，最初流行红教，相信各种苦修、符咒和吞刀吐火之术。期间有著名的活佛宗喀巴，独自进大雪山苦修念佛，悟道之后，就校正颁布各种教义戒律，排除幻术，创立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黄教，其教义传遍藏地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且深入穷苦牧民和各地信徒的心灵，至此，历史更为古老悠久的红教开始衰亡。这一变更的情形，有点类似德国著名的宗教改良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之于基督教。宗喀巴大师——这位青藏高原上的马丁·路德——身旁有两名高足徒弟，一个叫达赖，即当时的西藏王，平时住在拉萨城里，掌握全西藏政教大权，地位跟显赫的罗马教皇相似，另一个名班禅，驻后藏，仅负教皇之名而已。清朝初年，北京的中国满族皇帝为了更好的管辖各地边境，特往遥远的，对当时的交通而言路途遥远的西藏境内设立一名驻藏大臣，长年驻住在拉萨城内，往返于拉萨北京之间，加强藏地和内陆之间的监督管理，此后不久，与西藏毗邻的佛国印度，一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陆军部派驻的部队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俄国武装势力，也屡屡入侵位于中国版图上的中亚边境，企图翻越世界屋脊的门户帕米尔高原，侵占中国领地；英，俄双方争夺加剧，只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

英国人是想假借西藏这块天然广漠的牧场，进而垂涎于中国内陆的四川省，以完成其谋略多年的扬子江势力范围。俄国人只是想通过西藏天险，再加上其远东军事战略上印度那一块地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一举而夺取牧草肥沃、幅员辽阔的新疆省，再进一步染指塞外蒙古，在这个过程里，由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使得大英帝国失掉了其在海外最为肥沃的一块殖民地，负痛而走的英国军队从此就把其占领下的东方的印度视为心爱的“天府”之国，英国和西藏的关系，无形中更加紧张，一方面，英人害怕俄国在西藏的问题上捷足先登，于是在一切军事外交政策上展开先发制人的手腕，利诱当时的达赖喇嘛，认西藏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唐古特政府直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英藏新约，而当时北京派驻拉萨的汉人特使某，也就在英国人的反复利诱下糊里糊涂在条约上签了字。之后国势衰亡的清政府遂不能再过问西藏的政务。达赖既入英人彀中，余下的驻藏大臣，一个比一个更昏庸老朽。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清政府自己也已到了日落西山，“泥菩萨过河”的境地，根本没有心思再去考虑，原来强大的毗邻逼近，是要再三巩固自己家的藩篱，一刻也不能够放松的！又过了几年，达赖也慢慢知道了英国人心里的阴谋，可是，其属下有一位名叫边觉夺吉的藏王，因为对沙俄有了好感，且心存幻想，竟轻率地举兵要求联俄抗英，并且借口要以参加俄国皇帝举行加冕礼的名义，远赴莫斯科以施展其纵横捭阖以夷制夷的战略，有点像现代战争的大战之前军队的操练演习，这就激怒了原先虎视眈眈良久的英国人，立即有英国军队的精兵数千，越过印度西藏边境的雪岭，向遥远的拉萨进军。闻讯色变的达赖喇嘛，一筹莫展。只好依据古老的旧法请一些高僧问卜，以卦吉凶。一名护法僧回答他说：“佛能佑我，敌可虏而收其器械，请决战。”意思是这一仗可以打，藏兵有佛祖保佑，可以战胜。满腹狐疑的达赖就相信了他的话，立即下令调动藏兵数千，图谋抵挡英国军队于庆喜关外；英国军队虽然没有高原作战的心理准备，凭借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冒险涉猎的战争经验，也借助了当时最先进的

陆战武器，涉险深入；双方第一次的遭遇战，英人仓促应战，顷刻间死亡一百多人，英军只好后退，藏兵大喜，以为神言已经应验。没等高兴多久，英国人重又整顿队列，循序渐进，这一次，素来缺乏实战经验的藏兵大败，战场形势若风卷残云，转眼间藏兵阵脚大乱，丢弃下一千多具尸首望风而逃。这下，苦了镇守拉萨城的达赖，他再三权衡，知道局势的变化对整个西藏不利，就痛下决心叫手下人逮捕了那名战前献卜的建亭寺护法僧人，以最残忍的刑法割下他的头颅；而后，囚其母于工布之头波沟，携带无数金银珠宝，用数百匹马驮装，又亲自率领千余名当时西藏的政教要官奔赴哈喇乌苏，即中国的青海方向，要去当时的北京向清廷求救。因为出行队列过于庞大，行速迟缓，达赖又生怕英国军队得到传闻，从后面追赶，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分珍贵宝物，秘密藏匿于一喇嘛寺，留官兵守卫，自己仅带百余人过昆仑山，为当时的慈禧太后诵皇经祈福，慈禧素来信佛，听说此事，立即大怒，命令当时的四川省总督派遣军队，取道川藏线赴援。那一年，我正好担任四川陆军第六十五标队营长官，于是随大部队即日开拔，进军西藏，由此……开始了我下面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1908年，我从长沙军校毕业后，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湖南新军，由当时的湖南总督端方首创，以旧有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营，士兵大多是农家稚子，领兵的将校大多出身行伍，惟独我所在的部队士兵，新近招募自湖南老家，一式的青年学子，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操练时吃得了苦，战斗作风也很顽强。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全国各地，湖南境内，响应者更多。当时的几次革命行动，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他们都逐渐知道了，如果不设法联络军队共同革命，不足以颠覆当时顽固的满清，于是设立同盟会支部于长沙。我因为对清政府内扰外乱日复一日的的不满，所以醉心于新的政治革命，并为自己部队属下有很多有思想的青年俊秀而暗自庆幸。平常，在枯燥的训练之外，我也从地方上延请来了有名望的老师，在军营里对官兵讲解些国文史地测算课程，几年下来，众人思想为之一变，且大半加入了同盟会，有时，我们还尝试着弄些秘密集会于当时长沙的天心阁，属下士官，一时士气高涨，到湘江上乘船，到野外远足，激昂奋扬之情状，不可复制。在这乱世动荡之际，我的心里时常也苦闷抑郁，矛盾重重。既想谨守古训，鼓励激撮，以为清政府即日可以被推翻，但又害怕开场容易收场难，往往救国者，日后必将误国，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内的反反复复，简直太多了！想来思去，拿不定主意。有两天简直要想到上师那里，恳请他们允许我解职归里，回老家种田为业算了，第二年，一名要好的同学到军营来约我赴当时的湖北总督赵尔巽处会面，这之前，我听说过赵尔巽的赫赫大名，他在清朝那么多代封疆大吏中，做官为人的名声最好，回湖南后又老当益壮，锐意进取，常年兴学练兵，像我当时这样的年轻辈官兵，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教益。他的弟弟赵尔丰，是四川总督，我知道川军那边将要有一次川边之行，急需年轻将材。我们的会面，交谈甚欢，未了，赵尔巽表示愿意出资派遣我及手下进四川腹地，到他弟弟那里去干一番事业。我欣然答应。很快，我就起行了，但到了成都，发现他弟弟赵尔丰竟怀疑一切湖南来的人皆有可能是革命党，一概不予重用。过不了多久，大哥尔巽又新任四川督军，弟弟尔丰被朝廷授予即将进藏的川边大臣，任命了我为六十五标营队官，隶属协统钟颖部管辖，并且分派防驻百丈邑。这一段时间，我有很多空余，也听说了英国军队在西藏境内的行动，我部下有从西藏一路涉险归营者，我就立即派人叫他来，打听西藏山川风俗的情况，并一一参考手头仅有的一部分地图史料，对于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一天，正好逢到我的上师钟颖奉旨援藏，暗自兴奋，立即草拟出一份进藏西征的计划书，详尽历举了部队行军打算，钟颖读后，大加称赞，立即召见我赶赴成都总部，委任我做一标三营督队官。我以自己的家属亲人都留居成都，无依无靠为由，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却在一旁不停地劝我听命，师长钟颖又再三馈赠作为家用的金子，且许诺每月的饷金加倍，使我感激莫名，我才最后答应了带部队赴藏这一路途艰难的使命。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革命思潮处处遍及。四川已经算僻在边隅；但那一年里，捕杀革命党破获机关的事情，也不断听说。青年志士，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走上革命的道路，排满

运动，如烽火燎原。我入藏决心虽然定下来了，但家里一名侄儿病了，妻子年龄又小，凄凉异地，形影相吊，家里人听说我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个个抱头痛哭，就好像给死人送葬一样，我自己，一时也感觉到和亲人难分难舍，想起古人说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禁仰天长叹。考虑再三，想起官长钟颖待我如晚辈，又念革命潮流，国家动荡，无论男女老幼，终难避此劫，更何况平时自己在军营里奉公守法，其实什么也没做，四川当局却也已经当我是危险的革命党人了，这样在异乡做客，生活下去，一定不是长久之计。西藏地方僻远，风俗原始，何不借这次的部队援藏，到那边去散散心，玩乐一遭，漫作避秦之游？于是就定下心来，百般劝慰家中老小，把余下几年的家事安顿吩咐停当，就挥泪和妻小话别，那一日，正是 1909 年七月的一天。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我们援藏部队的出发计划，经过很长时间多方面的筹备，可以说周密详细，十分完备，但却想不到一踏上征途，没走几日，就障碍横生，弄出来很多事情和意外，尤其部队上征集的士兵马夫逃亡一事，沿途简直不断，最是让我头疼。各种行李装备屡经遗失不说，帮着打杂的役差人数也愈来愈少，虽然一路上我们向途经村落的居民许以重金，却仍旧雇佣不到必备的人员，不仅这样，部队经过的那些崇山峻岭里的山民，远远望见大队人马过来，就立即逃避一空。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叫三营殿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一天从各小队逃走的役差特别多，身边士兵们受这股逃亡风的影响，军心大乱，纪律废弛，到晚上好不容易全体将士找地方休息下来，不禁想起从前读的唐诗里应征出塞的诗句。其中的苍凉悲壮，非亲身经历像我现在这样，根本不能理解诗人当时的情感辛酸和言词的迫切。

从成都出来，走四天路到雅州（今雅安），一路风景和内地旷野上的相仿佛。但是，雅州出去，天气忽然变得狰狞，山岭陡峭，层染叠翠，部队走的都是一般人视若天险的山腰悬崖上的羊肠小道，险同剑阁，小路的荒无人烟，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部队沿途遇见的人烟，越来越稀落。这时候正是七月流火的盛夏天气，过路者即使身上只穿单衣衫，仍汗流浹背；更别提队伍上那些一路上背着装备，在崎岖山道屡屡叫苦不迭的普通士兵了。记得经过雅州时，因为当地的海拔高，气候竟凉似深秋，我手下官兵和我自己都还穿着夹袄夹裤。可是队伍愈往前，愈往西面，身上都要裹上件西藏人特有的毡子了。过一个叫大相的地方，越过那里的山岭，周围全是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人到了那样的山道，竟可以远远俯视脚下的白云。那座行军所越过的著名大相岭，相传为三国时的诸葛武侯所开凿，故有此山名。有一个叫虎耳崖的地方，陡壁悬崖，危坡一线，格外叫人心惊胆悬；从那里的山脊俯视底下的河水，如一条飞舞轻盈的白练，清碧异常。山脊上道路宽不及三尺，两旁山壁如刀削，似乎留有盘古开天劈地时骇目的印迹。我当时的坐骑，一路上乘来，原先是从成都购得的良马；到了虎耳崖，过山脊时，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传自马身体内的惊惧颤栗，它不停地扭头、出汗，到道路稍平缓的空地，已是遍身汗流，无论我怎么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再往前一步，我想内地来的再好的马，到了虎耳崖这样的地方，也就走到了它所能承受的动物天性胆魄的尽头。部队又一路颠簸，向西走了六天，到泸定桥。这地方是由四川入藏必经之路，也是大渡河著名的下流处。只见河宽约七十余丈，下临千古不变之洪流，渊深数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夹岸居民仅六七百户。桥以指头粗的铁链条七根，凌空悬拉，架设而成，铁链上覆薄薄的木板，人走在上面，会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从阴曹地府般的泸定桥那里，又走了二天，到达打箭炉（今康定）。

我们部队登大相岭时，传说登山人再多，彼此都不能相互交头接耳说话。否则此地的山神会降冰雹以示惩罚，所以过山岭，全军队列黑压压一片，却出奇地平静，鸦雀无声，这一场面十分滑稽。我们竭尽全力上到山顶。见山顶上有当年带兵过此山的清果亲王留下的摩崖题碑诗，诗碑的上半部已常年为雪掩盖。我就弯下腰去，用鞭的柄把拨开碑上积雪，上书：

“奉旨抚西戎，冬登丞相岭。古人名不朽，千载如此永。”

此时此景，因为对先人景仰，又觉得诗里的喟叹很符合当时众人长途跋涉的心境，所以我们几个在山顶上的军官，相视会心地一笑，就朗声念起诗碑上的碑文。周围有齐声唱和的人，一念十，十念百，整个巍巍在山顶上的军官士兵们，都大声念唱起来，不料这样响遏行云的声音，竟使传说中的天气真的陡变，一时间阴云四起，拳头粗的冰雹从四面八方落下来，

打得队伍四散狼狈，急奔下山，后面来不及登顶和下山的官兵，都为冰雹所伤。不一会儿，浓雾又从不知名的远方渗透而来。笼罩住山头，阴寒凝聚，天地为之动容。这虽然是自然界可以解释的一种物理现象，也是我们出使西域以来所遇见的第一件奇事。

打箭炉，川藏线上著名的交通枢纽，也是川藏交界处地域最后位于四川境内的大型集镇。相传三国时的诸葛亮，带兵南征，派遣其手下大将郭达做先遣部队，到这地方设炉造箭，所以有了今天这个地名。这地方三面环山，天气经常是阴云浓雾，一会儿又狂风怒吼，冷冽异常。远远瞭望那些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的。连盛夏最热的三伏天，这里的人也要穿着棉衣，以防不测的寒流。部队在打箭炉住下来，休养几天，官兵们模样都很滑稽，一个个内着皮袄，外面裹着毡子大衣。各人还是被冻得不时簌簌地发抖。逢到这样的鬼地方，我也只好跟自己苦笑，内地冬天的寒冷，是由户外天气造成，平时人要是生疾病发寒热，寒是由内出。惟独这塞外之寒，是生自内外不分的肌肤，冷得莫名其妙，也冷得叫人不可思议。

一进打箭炉城，几乎在第一秒钟，就可以看见身穿奇装异服的和尚喇嘛，填街塞巷，满世界都是。听当地人介绍，全城现有喇嘛寺12所，出家的喇嘛二千余人，居民种族也十分复杂，四川人、云南人、陕南陕西人、土家族人、回人，也有英法各国的传教士多名。当地的土人一般比较迷信喇嘛教，家里如果有三个男人，必以其中两名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佛祖，到庙里做喇嘛。也有很多人家，全家人都去做喇嘛的，所以在打箭炉城，喇嘛组成的宗教群体据有最大社会势力，能支配一切。普通人一旦身为喇嘛，其身价就有点像内地的科举，考取了秀才状元一般。所以这里的人都以积贮功德修炼成为喇嘛为一生的荣耀。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田地生产，只有一点点稞麦，所以当地的僧侣平民平素多以一种名为糌粑的食物为粮，佐以著名的酥油茶。有钱人有时也会吃点肉食火腿。以大麦粉做面食的很少。那种糌粑的做法，已经很古老了。先是以青稞炒熟磨成细粉，调和酥茶。再用手指捏拿送入口中。酥茶，以红茶在火锅里熬到十分浓，倒入长竹筒内，过滤掉茶叶渣，再伴上酥油和少许的食盐，用圆头长棍上下搅拌，使之水乳交融，然后再盛进考究的铜壶里，置壶到火上煎煮。待到进食吃糌粑时，用这特制的茶水润喉，平常也用它做日常的饮料。一般当地的藏民，都嗜此若命。每次饮茶，一饮就是十余盏。我初到当地时，坐下来喝这种酥油茶，觉得茶味腥臭刺鼻，十分难闻。正好一起去的年轻军官和我打赌，说是每人要喝下去一碗为数，一碗喝不完的，罚其如数。当了众人的面，我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小呷一口，立即觉得胸闷气膈，难以下咽，只好认输作罚，不敢再试了。

藏民男子个个宽袍大袖，腰系丝带，头戴呢帽，或裹绒巾，脚上穿毡子长靴。女子穿长衫、毡裙，系腰带，头戴八柱，颈项围珠串。

喇嘛的衣裳服饰，因阶级而异。上等贵人个个内着衬衣，外缠红黄哗叽披单，帽子呈桃形，靴为红呢制，手拿佛珠，成天口诵佛号。下面的人，都粗呢披单，交缚上身。藏民们住的宅房，全是几层高的楼房。上中层住人，最下面一层往往用于圈养牲畜，屋顶扁平，有时顶上覆泥土，室内和墙壁都彩绘古代山水人物。如果那建筑物为一喇嘛寺，则楼高有十几层，外观看上去金碧辉煌，壮丽华贵。

我们的部队从四川成都出发时，正好是当时的达赖喇嘛由北京返回藏地，途中，得到西藏王格伦密报：“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达赖当时的情况，真是左右为难，因为他既已经向清朝政府明确求援，又不便反复，所以密令格伦立即派出藏兵数万人扼守住川藏路要地。当时的川边大臣赵尔丰，早已预见到此种阴谋，装作不知道，只是自己率兵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另一方面，密令钟颖所率的川军（我们的部队为其一支）从北面秘密跟进，全军会师于昌都。

全体部队集中在打箭炉待命，约休息了一周，钟颖统领才从后面慢慢赶上来。又准备了三天，开始出发。从打箭炉城出关，慢慢就到了四川省最偏远的边境，从这里进入西藏的大道，自古以来，必经过巴塘、里塘（今理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

最后接近拉萨——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是举世著名的川藏大路，沿途各站地都有政府的驻扎人员，被称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我所在的军队，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军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过长春坝、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到昌都，或者绕岗拖去往类乌齐、三十九族，再到拉里，这一行军路线，为北路。道路异常荒僻，有时要经过的大片旷野，往往一两天里，渺无人烟。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作好了准备，在藏地境域行军，驮运装备全是要人性命的苦差事。全军哪怕向前动一动，都需要精良的马匹和牛车无数。在那样高寒的旷野，崎岖的山路，驮运装备的马匹，又需二三天里换一次，所以没有马匹，即不能向前移一步。马匹在那时，已经不再唤作军马，而唤作“乌拉”。所有的弹药粮草、行李乘骑加起来，全军每一个营以下单位，就需要各匹牛马二千余头，而这些牛和马的来源，也全部取自沿途经过地的藏民。老天保佑我们行军的开始几天，牛和马的数量尚算充足。可是，接踵而来的一个矛盾是，这样长途的行军，所需经验谋略，决不是那些内地带来的夫役所能够胜任的，即使他们有力气，更何况行军到打箭炉前段，这样的内地差役们，已从各军中逃亡掉大半。而且，内地来的马匹，一旦进入藏地，亦有种种不适和惊惧，几乎每每不堪用途。赵尔丰将军以陆军初次进藏，情形不熟，生怕忽遇意外的阻击，乌拉的数目不够用，将严重影响我军行进，所以终日审势度时，十分小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兵分两路，派我所在部队走北面的路线，也完全是为了安全计。

从打箭炉拨营出发的当天，部队就在崎岖的山道上忽遇雨雪交作的坏天气，寒风刺骨，全体官兵和所驮牛车马匹混杂合力前行。这条路上虽然听说过有驿站，但路况奇恶，差不多有一半全是蜿蜒向上的山间小径，砂砾遍地，人畜都无处躲藏，站立不稳，与此同时，山野空旷处风雪肆虐，吹打得人眼睛睁不开不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那荒地上的山路，时登时降，人一会儿要应付脚下滑倒的危险，一会儿又气喘咻咻。沿途也看不到任何有活人居住的村落。好不容易，各人挣扎了一天，到一个叫折多塘的地方宿营，时间已经是晚上七点。天黑路滑，长蛇一样的大部队仍在蜿蜒蠕动，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夹杂风雪呼吼，直至夜半才渐渐平息。官兵们个个缩头缩颈，面无人色，且躺倒下来，仍战栗不止，不胜其凄楚焉——我则是到达宿营处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号令一响，部队又往前开拔。

由折多塘经长春坝、道坞、霍尔章谷，再到甘孜一带，沿途倒是渐有村落人家。居民一般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偏僻喇嘛寺。这一段路程，我们走了二十多天，也许是上苍开眼，一路上都是少有的晴天，道路全都是沿山体的腹地，或紧贴着山沟缓慢前行，似乎比较平缓。当我走得舒服惬意时，我有时还会想起刚出打箭炉城，那第一天的恶劣天气，官兵们真是饱尝了风雪之苦，当时每名官兵心里头都在嘀咕，前方山道，一定会有比这种地方更苦的境遇！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天气竟一路放晴，风清日暖、细草如茵，让随军的官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走过的地方，有时两面的高山峰峦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丝绸一样闪闪发亮。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大家纷纷凝眸远望这瑰丽的雪山风景，兴奋异常，几近忘掉塞外行军之奇苦。

我当时担任部队的督队官，每天起床最早，必须在黎明之前完成统筹，率领或通知各部队藏人向导和各营监督官，乘马先走。一天，我记得快要走到长春坝时，忽然眼前一亮，只见前方天空湛蓝，风和日丽，极目远处，平原草地一望无边，许多的藏民正在草原山谷深处，在他们世代栖居的家园里扬鞭策马，疾驰如飞。我的眼前是如此优美异常，宛如仙境的群马奔逐图。我那时的马术尚欠精当，却一时热血沸腾，策马追赶上去，哪知道我人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下，差点跌落在地。勉强把自己的坐骑，在霞光中勒住，慢步跑回宿营地，已经是汗流浹背，两条腿疼得不能再走路了。

一天，部队到了道坞，眼看天色尚早，就叫了另外一名年轻军官，闲步走到近郊。那里

有十几户居民的房子，散落在远处疏疏密密的树林里。暮色中，周围的草美而细，风景如画。树林外面，一道长长的沟渠，宽四五尺，有潺潺的清流，水中游动的鱼类很多，个长得肥大，在我们的脚跟前来往游跃。我们无法经受住这样野趣盎然的诱惑，况且大家几天来，也正苦于吃不到好的有味道的菜肴，所以俩人跃入清澈奇寒的河中，把那些肥鱼捉了回来拿回营地，做了一回鱼宴。事后，我总觉得疑惑重重，因为散居林间的那些人家，全部看不到有谁家门，张有鱼网罟笱，怪不得河里的鱼会繁殖得这样密集。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原因，找来一名藏族的通事一问，才知道藏人死后，不用棺材，只用一层薄土盖上，再请来当地的喇嘛，来为死者诵经超度。在这一过程里又用刀割碎尸体，到指定的旷野地点抛掷，以饲雕鸟。这样的葬仪形式，称为天葬。另外还有一种，死者尸体以火焚之，为火葬。一般底层的、地位低贱贫困的死者，则是把尸体投扔进河流，任鱼鳖食之，叫水葬。所以在西藏境内，几乎看不见藏民吃鱼。我听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霍尔章谷（今为炉霍县），只有居民百来户，已经改掉了原先土著民的生活习俗，归附文明社会。政府常年设理事官在这地方，汉族人口也不少。我们部队出关之后，沿途终日看见的，都是红脸膛。衣袄襟带往左面斜挂的藏民，平常的饮食，也全是糌粑酥油之类。睁眼看去，四周又多是荒山野岭之地，根本看不到任何在自己家乡吃惯了的蔬菜水果。每天行军疲劳，有时竟连一顿像样的饱饭也吃不到。从打箭炉出发，原来是计划要多带些食品米粮的，可是，我们军中有一个十分讨厌的管事者，叫林修梅，竟竭力阻止我们，不允许大家多带粮食，以至于半路上粮食发生短缺，众人食不甘味，至以为苦。直到部队开进霍尔章谷，大家才看见了和内地相似的货物市场，一时间众情激奋，立即派人去购得肥猪一头，鱿鱼数斤，切碎，豆豉炒之，除当晚饱餐的那部分外，再分两桶盛好了，放在马背上带走。那名叫林修梅的军官看见了，嘴里仍喋喋不休，多有烦言，大家对他的抱怨，干脆也爱理不理。以后每天用餐，大家坐下来，分吃那些猪肉份料，林修梅却显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起劲，抢食也最多，我也由此从他骨子里看到了他灵魂的卑劣馋酸。

途中，我们时常能看到牛马成群、悠然恬静的牧场景象，我们也没怎么特别注意。直到部队在霍尔章谷换乌拉，弄了整整一天，尚未全部换齐。半夜，官兵熟睡正酣，忽然听得四面八方人声及牛马喧嚣，赶忙起身看，原来是当地的藏民们给部队送乌拉牛马来了。放眼望去，宛如大片蠕动的旷野，漫山遍野而来，数目不少于一千匹。我不由得坐在那里发愁，等到明天早晨把所有这些牛马替换掉，驮装捆绑，不知要弄到什么时候？等到天亮起来一看，外面的藏民们全都一人手中挟抱一匹骆驼，放置行李到它们背上。每匹骆驼体重超百斤，藏民们弄来，竟能举重若轻。到下午一点左右，两千多匹骆驼和粮食弹药竟然都全部捆载完毕，其身手之敏捷，汉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要不是我在现场亲眼看见，我也不可能会相信。不禁对生活在高原绝地的这些藏民们的体格，深感羡慕。难怪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屡有侵患，当时中国有郭子仪和马璘那样赫赫威望的一代名将，都不敢轻易和北方的蛮族言战，能议和的，尽量坐下来议和呢。

每当傍晚宿营的时候，牛马总要拥挤到草坪中间，那些随行的藏民们卸起装备来，动作更为神速。骆驼、牛二千多头，不到一小时，即全部悉数卸完。藏民一声吆喝，骆驼牛马立即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齧青。到了天黑，仍旧是那些藏民，站到旷野上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争先恐后，全部自动回到宿营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任何麻烦的要人去驱赶！藏民们也就是就地打一根木桩。用惯常的长绳子一系，那些牛马亦纷纷自行排列成若干行。长绳中再系无数短绳，拴在牛蹄上。牛倚绳，或立或卧，秩序井然。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有一晚上，半夜起来小便，见帐篷外面风雪交加。看不见原先位置上的一头牛，我非常诧异，急忙找来卫兵询问，经他用手指点，才知道那么千百匹牛，统统躺卧雪中，酣然无事，大雪已将牛的身躯盖没，走近去看，像是旷野上有无数雪堆，隐约起伏，要不是其中有几匹牛在积雪堆里转侧蠕动，根本想不到那些其实都是热血的动物啊！

甘孜、曾科、麦宿、岗拖一带，地势开始陡峭，满世界峰峦横亘、冰雪弥漫。部队每次从山的腹腰处经过，山水泻冰，天空竟有冻结了的万丈瀑布直直地垂落，宽度达十数丈。人马通过，必须先派人用铁镐凿地敷土，才方能够勉强保持身子的平衡。山谷底下，远远看过去，那些夏日里奔腾不息的溪流，也全部凝结成了冰。部队辎重一千人，牛马数千，负重踏冰而过，冰面的破裂声，吱嘎不休，隔开十数公里地，也能够听见。这时的季节，已近深秋，天气每一天都在加深严寒，每一天行军的路上，也必遇大雪纷飞，朔风怒吼。每一天行走途中的人马牲畜，皆灿若银装。我骑坐马背上，不禁脱口吟出一行诗来：

“冰敲马蹄铃声细，雪压枪头剑气寒。”

这样的句子，全是写实而已，也从另一侧面，记录了途中艰辛，所经历着的触目惊心。

从麦宿再向西（雅龙江），河深水急，茫茫雪野，根本看不见任何渡船的影子，没有人烟，没有桥梁。这么大部队的士兵过河，只好用临时做成的皮划船。船用山野谷地寻觅来的野藤做船体，以牛革为船壳，做成一椭圆形半只香瓜的形状，放到水里，倒也轻捷如飞燕。那一群群宛转在波涛之上，蓬头垢面的士兵，一时间倒也似真似幻，做了回凌波仙子。波浪耸起时好像登山，波浪下落时又好像快堕落到深谷，就这样颠来荡去，在那样一个绝无人迹的苦寒之地，千军万马，竟也一点一点挪过了这旷世急流。我隔了河岸站在滩上看，不禁惊出一阵又一阵的冷汗！幸亏这一条河流河面并不算太宽，波澜较小，大一点的皮船，可载重四百斤，小一点的也能载上二百多斤。凡所乘的小船，均以一张牛皮革扎起，大的船多用两张。其结缝处要船上乘客时时用酥油涂上去，以防浸漏。全部队过渡用，一列先渡辎重，然后再返过来，渡载官兵。船小人多，每过一次河，竟要延用上几天！这样我的那一营人马，竟足足渡了三天。沿途河流又多，花在渡河上的天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藏地的牛马都会游水。每次要过河时，先放一头牛下水，系在对岸，再放任别的牛和马入水，根本不用吆喝驱赶，牛马自己就望对岸那头牛站立的地方群集而去了。

我在渡岗拖河（金沙江）时，夜宿河岸边好几天，看见深山里数十只野鸡成群，飞行地面。我一有空，就约了同伴带枪进山，每天都能击落数头，到江边洗净，把鸡肉切成小块，拌上胡豆酱爆炒，那味道鲜美异常，远不是家乡一般的禽类肉味所能及了。

事实上，在西藏这样的高原旷地行军，苦的倒不一定是走路艰难，依我之见，最苦的是凌晨起床太早。部队到了甘孜以后，沿途能见到的居民越来越少。赵尔丰将军所定的路程，又至少还在一百二十里以上。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到达。而且地僻荒远，根本看不见任何驿站的影子。没有驿站，就意味着不可能会有休息好的官兵来帮你准备燃料粮食。一切都要在荒山野岭里，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每天起床必要趁早，况且各人行军，都是自己带帐篷，到处架设，出发时撤卸。部队到了西藏之后，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刮风下雪的。一旦半夜里，雪积满了帐篷顶。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撤帐去雪。燃起一堆火把潮湿的篷布烘干，否则那些篷布就沉重无比，根本无法驼载。最苦的事情，是天将亮未亮之际，帐篷已卸，雪风削面。人刹那间没入茫茫寒流中。如鹤立旷野，不为别的，就为尽量耐心地等帐篷烘干去湿，再弄上驼牛的背上，前后大概要花去一个半小时之久。这段时间，各人都手脚僵冻，战栗呻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助你取暖——那怕一点点微小的温暖……这样的痛苦难忍，决不是寻常人的语言可以形容的。这样我们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天，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之一——昌都。

第二章 腊左探险

昌都，又名察木多，位于打箭炉至拉萨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均为汉藏两地间的军事要地，有集镇居民六七百户。大小喇嘛寺众多。汉族人居住这里的人数也不少，当地还设有驻防军队和粮食管理处。我们部队的大队人马进驻至此，全军已困惫不堪。这时候，赵尔丰将军还驻扎在更庆。侦知达赖已密谕派遣色拉寺堪布登珠，率领几万名藏族士兵，行军进驻到恩达，试图阻拦川兵入藏。将军立即邀请钟颖从甘孜骑马单独去他的住地见面。钟颖不敢去，赵将军于是命令全体入藏各军官兵暂时在昌都集中，待仔细侦察分析藏军行踪之后，再作安排。这时候钟颖部既然已到达昌都，也就号召命令全军，选拔将校级别的青年军官四名，做为侦探前往侦查。但这条命令下达几天之内，军中都无人肯站出来应答。于是赵将军知道这件事情后，就评价说这一拨援藏官兵里，多数是学生兵，成不了大事，也不太能弄懂军事方面的事情。我听说之后，感到非常耻辱，就站出来要求部队，让我做所需的侦察员之一，深入西藏腹地。军官林修梅也在一旁怂恿我，并且为了我的前程所需，向军部申请必要的驿站通行证、马牌和随行粮食。这样，待一切安排停当，我就轻装出发上路了。和我同行的人还有一名通事叫张应明，张应明那一年是49岁，再过一年，就到了他的五十大寿。祖籍四川，流落到藏地一带，已经有很多年。不仅经商，对藏民的生活习性，地域情况也非常了解。所以等了几天后，我们一拨人就从昌都出发。不过，小分队在路上走得很慢。这一天，由昌都出发了，过了西藏桥，再前行了三里路，只见天空有数不清的群鸦，飞上飞下，不知为什么，应明的坐骑在大峡谷中受了惊吓，主人差点从马背颠下来，从此我就下马步行，一边驱散成群的乌鸦，一边把马牵在手里。我最初到西藏，就听当地人说起骑马的故事。我忽然想到了自己就曾差一点从马背上摔下来，好在张应明在马惊的一刹那勒住缰绳。原来以为西藏地方上的乌鸦很多，想不到其数量之多，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许除内地之外，就数这一带的乌鸦最多了。

又往前走三十里，到了一个叫俄洛桥的地方，那里居然建有一个边防哨所。哨所班长姓邓，四川人，曾在内地武备军校训练，但未曾毕业，对我们的前往很是诧异，招待得也非常热情。因为我们到达时天已薄暮，就留我们住宿晚餐。我也正想找个能说话的人了解一下前方情况，就答应了在他的哨所留宿。饭后，邓班长也问了很多四川地方上的事情。各人交谈甚欢。从他那里，我们也知道了十万藏兵原来正驻扎在前方一个叫恩达的地方，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林多坝，日夜巡逻出没于距该哨所三十里路远的腊左塘。如果我军要想再冒险向前，一定要十分小心、沿途细察为好，我自然很感激他一番好意。可是任务在身，我也不可能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前方情况之前，就中途返回。第二天凌晨，我们按原定计划冒险前行。一路上几乎看不到居民，也没有任何人迹。骑马向前，不知不觉就走了三十里。一下子就到了邓班长说的那个腊左塘，也就是腊左山麓附近。只见那地方有塘房一所，设守塘官兵四人。他们正在神色仓惶中捆载行李。他们看见我们两名骑马的军人到来，全都大吃一惊，说是藏族军队的骑兵几乎夜夜到这里来的。一旦被他们看见，事情可就坏了，要我们赶紧跟他们一起撤退回大后方。我看他们慌里慌张的举止，觉得很有些滑稽。同行的张应明却在旁边说，这时候撤退应该是上上策。我于是回头愤然大喝：“好不容易到腊左地方，至少你我也要登到腊左山上四周看看吧？！”说罢，我自己带头骑马上山路。山高有至少十几里地。上山的小路迂回曲折，再加上冰雪载途，人和马在山路上都十分难走。马往山坡上走一段，就蹶蹄止步。我下得马来，牵着它走，也同样是屡蹶屡憩，好不容易折腾半天，快到山顶时，遥望

山上白雾迷蒙，不知道是烟尘还是雪雾。到山顶一站停，只见空中狂飙怒号，卷雪飞腾，四周寒风又直刺人身上的肌骨，有如刀割一般。人和马都在山巅狂风中站立不稳，嘴里的空气被风吹得闭结了一般，我差点当场就昏倒在地，幸亏还残存有一点清醒的神志，片刻之后，感觉稍许平复了一些。勉强把卧地的军马牵起身，再往前去搀扶同样倒卧在地的张应明。他用愀然的眼神有气无力看着我，说：“你不听我说话，偏偏这样子自讨苦吃——现在苦头吃足了罢！”我面对他，一时语塞，半晌，才喃喃地说：“这也没什么，既已到了，山顶上总是要来看看的。”于是俩人又鼓足了勇气下山。张应明更是一副歪歪倒倒的样子。沿途所乘马匹，一会儿差不多要颠跌进悬崖深谷，一会儿又止步不前，任你再怎么牵拉缰绳，也一动不动。而且常常被马的前蹄后腿踢中膝盖双脚。这样好不容易往下山路上走了八九里地，山间地势，才逐渐平缓。可是时间却已经薄暮时分，眼看天色一点点黑下来，幸亏还有山路积雪的反光，才勉强看得见隐隐约约小路的影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马匹沿一条小溪向前缓行，走了二三里，终于回到白天已经到过的腊左。隐隐约约，前头有民舍二十多户，散居在溪流两岸。岸上人家，竟然家家都紧闭门窗，悄无声息。我们只好下马找一个地方，把马牵牢，再走过去挨家挨户敲门。敲了十数家，没有一家里面有活人答应。最后，敲到一个有楼屋的人家，总算出来一位老人。我们问他附近的情况，他说：“藏兵离这个村子，不过十几里路远，巡逻骑兵每夜都要到村子里过一遍。村上人全都吓得逃到深山去了。我这样一个糟老头，想跑也跑不动，所以才能被你们撞见……”月光下，张应明立即神色紧张。转脸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就用手指了指对岸靠山脚下一户人家，那空房子里应该可以投宿一夜的，俩人于是牵马过小溪，准备宿夜。等到我登楼推开那户人家的房门，只见楼的高度仅仅跟我一个人差不多。我再转身把马牵牢在楼下，上楼挑一处较宽的房间把身子放平，预备睡觉。又返身燃亮一支蜡烛，稍许吃点随身带来的烧饼。同行的应明劝我赶紧把烛火吹来，以防暴露，我略一思索，就把蜡烛移到房间角落里，用一块木块遮住亮光，顺便把窗户推开，看看月亮。只见雪山之巅月色明朗，照耀着满世界晶莹如梦的冰雪，使半夜看雪景的人，不禁倍觉凄凉清寒。于是又想稍会睡一觉后，再去登上山顶上看看，也许到高的地方，可以一览前方形势和藏兵布阵的确切位置，如果是这样，也不枉费了来这里的荒山野岭走一遭。我正这样想着，忽然听野外旷地里有一种古怪的铃声，除了藏族骑兵驾到，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我连忙吹熄蜡烛，翻身下楼，把身上的大衣反披，露白色羊裘在外面，找山脚下一块大石头后面躲起来。

不一会儿，见藏军骑兵数十人，从容缓慢地开进对岸的那排民房，挨家挨户用马鞭子敲门，用一连串听不懂的藏语问有外地来的汉奸暗探没有？如果有，立即交待，不得藏匿！十几名藏兵骑着马，并没有过小溪到我躲藏的山脚这一边，就斜刺里往腊左山方向骑去。约一个小时之后，这几名藏兵又折返回来，又像前一次那样挨家敲门搜寻，随即离开。我本来以为那一晚折腾了这么两次，想来不会再有暴露的危险，也就松了一口气，进屋子休息去了。张应明紧跟在我身后，也钻进屋内，蹙眉苦脸说：“真险呀！差一点活不成了！”我就跟他开玩笑：“不至于，不至于吧，天亮后我一定再带你往前走，到真正的前线，让你一饱眼福！”话音未落，突然房子的四面八方铃声哗然，急忙吹灭蜡烛往窗外看，只见窗外的藏人骑兵，已是满山遍野，分两路朝我们这里包抄飞驰而来。那些凶神恶煞般的藏兵们飞奔到距离河岸约一百步路的地方，就全体下马拔刀，队容整齐，跳跃前进。这时候我们俩想逃跑或找块地方藏身也来不及了。只听见平地里陡生出一大片士兵喊杀声、马嘶声，震荡山谷。我急忙窜身出屋子。看见旁边还有一间小屋，立即冲进去，暗中摸索。我记得在余下来的恐怖紧张里，我摸到了地上的砖石。这屋子像厨房间，又不像。墙下有一个小洞，我趴到地上，钻进那洞孔往屋外窥视，只见成群结队的藏族士兵，一式的手持大刀，蜂拥而上，每一柄大刀全有四五尺长，刀身刃影映出月光雪色，森然冷冽。士兵围绕向我那间小屋，我急忙跳起来，用劲关上门。推附近石头把木门撑住，再往外看，则藏兵和我之间相隔已只有十几步路。转念一想，我把大门紧闭了，岂不是在告诉他们我躲在屋子里？还不如让大门洞开安全。于是悄然

把房门推开，门外藏兵已经冲到楼下。我又想要是自己躲到暗室角落里，一旦藏兵持刀飞斩过来，肯定死定了，还不如走出这间屋子，大声驱赶匪徒，或者反而会幸免。主意已定，我就挺身直立，走出屋子大门，这时候前来搜索的一拨藏兵已登到楼上。我站立在楼下，对准他们大声喝骂。那些先登上楼的士兵们立即转身奔过来，各人举刀猛力砍向我，要不是那地方是房间矮小，藏兵所用的大刀刀身又太长。为房檐阻碍着，我早已顷刻间碎尸万段了。在这样凶恶的情形下，我居然浑身上下，一刀未中。紧接着后面聚拢来的士兵越来越多，刀剑似乎没什么用武之地，但背部和屁股上还是被几把刀同时砍中，一时间周围士兵朝我拳足相加，喊杀活捉的声音四起，最后，有士兵用刀柄猛击我右额，顿时感觉眼冒金星，立时倒地，不省人事。依稀觉得有人拖我的双脚，把我拖到楼梯口，向下胡乱一扔，在我落地的一刹那，我也因剧烈的疼痛而昏厥过去。

当我昏迷之后，那些藏兵们将我身体捆绑在马背上，押往他们的营地。路上一颠簸，我很快清醒过来，乘着那夜皎洁的月色，看清自己已经做了异族人的俘虏，不觉一阵心酸。大概走了十几里路之后，我们开始过一座架设在深谷之上的桥梁。桥长约十丈，宽一丈左右。桥面铺的是整齐的木板，藏族骑兵一百多人，蜂拥而过，马蹄声音杂乱轰鸣喧嚣，我又被震醒过来，逐渐在马背上恢复身体的知觉。我的头部、腰和手背皆受了重伤，感觉很麻木，竟然不觉得丝毫痛楚。那地方驻扎着几百名藏兵。见手下官兵押着我们神气活现回营，个个都拍掌欢呼。再沿着一条河往前，只见河的两岸全有藏兵严密把守警戒。警戒的方法是河的左岸一队人敲锣，右岸一队人击鼓呼应。这样，左敲右应，络绎不绝。作为俘虏，我们被押在士兵队列里往前走了十几里地，到一个叫林多坝的地方，已是夜半更深。

押解我的藏兵牵我上到一层楼梯，楼上男男女女人很多。都围着火炉熬茶喝。他们把我捆绑到屋中央一根立柱上。使我可以靠着立柱慢慢坐下去。这时开始感觉头部和腰部的伤口痛不可支。紧接着，我的同行者张应明也被另几个藏兵押解进屋，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模样，已无半点人形。过了一会儿，来了个藏兵头目模样的人，手持马鞭俯身到我身跟前，开始盘问我，我回答他说是奉了赵大将军赵大臣的命令，才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那名头目眼睛里露出极度怀疑的神色。用马鞭击打我身上伤口处，疼得我又几次将近昏迷。又过了一会，外面又进来一员藏族大官模样的人，对我盘问时态度和善，有时竟还露出笑容。我仍旧以刚才的说法回答他，他说：“既然是奉了赵大臣之命，那么，你带来的文书呢？”我说：“文书全在我骑的马鞍行李中。”这名军官听了我的答复，就转身下楼去，过了很久才又回到楼上，责问我：“马鞍行李中根本没有你说的文书，你是不是在骗我们？”我并不害怕，因为知道藏族人素来惧怕赵将军。所以正色朗声地回答：“行李文书，全被你们的人抢去了。既然你要怀疑我有没有带文书，那么，请你们自己到昌都走一趟，当面问问赵将军自己吧！”那名藏族军官说：“赵大臣已经到昌都了吗？”我也就将计就计，继续诳骗下去：“对呀，赵大臣率边防兵士八个营，已经先我一天到达昌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那名藏族军官听罢，沉思良久，又问：“赵大臣派你们俩来这里是何用意？”

我从容应答：“等我面见你们的堪布登珠之后，自然会明白，你也不用多问了。”

军官就走近过来，详细检视我身上的伤口，又和边上另一名头目耳语一番，又问我现在在朝廷做什么事，官品多少？我谎称自己是三品官员，这名藏族军官就不再多问，叫另外一个头目和他一起下楼。不一会儿，上来两名士兵，给我们松绑，哪知道绳子稍许一松开，两只手立即痛彻心脾，昏倒在地，不能动弹。士兵只好弯下身来，背负我们下楼，到一间较为清洁的屋子里，看上去像是军官的住地。押解的士兵就给我们烧酥油茶。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多久没吃东西，顿觉口干唇焦，这酥油茶我本来完全喝不惯的，可是这时候，饮之其甘如饴。喝过之后，神思清爽，不觉靠在附近墙上，酣然睡去。忽然又听见外面鸡叫狗吠，加上雀鸟啁啾声音，才一下子惊醒过来，仰脸望窗外，已经是第二天的拂晓。又过了一会，听到屋子外面人声嘈杂，昨晚上审问过我的那名军官随即推门进来，大声宣布：“堪布有令，

约你们去前方恩达相见，请即行。”我听到这一消息，马上精神振奋，知道自己一条命算是蒙混过关，得以保全了。身旁立即有几名士兵扶送我们出门上马。在马上，我们走得慢极了，因为腰部的创口裂开了，血流不止，痛苦无比。沿路上每一次要过一条溪流、一个山沟或策马登高坡，前后簸动，伤口处的疼痛就更加难忍。那一天早晨，风寒料峭，凛冽刺骨。我们策马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彻骨生寒、倍觉凄怆。脑子里偶尔思念起远在成都的妻子侄小，真正千里家山，不知何年何月得以归去！不禁悲从中来。可是，又回头转念，想到大丈夫报国，死则死耳，何以妻儿萦念为。不觉身上的力气，又平添了几分。

昏昏沉沉在马上走了二十里路，到恩达时，已经是那一天上午快结束时的十点钟，前面有恩达地方的传讯官叶孟林，一副很隆重的样子站在路边上迎接我们，执礼甚恭，很快领我们去堪布大营。堪布本人，也一定是事先得到了消息，早早就恭迎在营帐外面，表情非常地谦卑小心。请我们进营帐入座，又唤人献茶点。在最初一番交谈中，也多次表白他本人从未得到任何来自赵将军那里的通告，所以不知道有汉人派我们两位做使者的情况，才产生了昨天那样令人遗憾的误会，并对我们的前往称谢不已。我也就顺水推舟，婉辞答谢一番。然后正色道：“赵大臣也念念不忘西藏人民和大清朝廷二百多年来的友谊。不久前英国军队侵藏，图谋不轨，尊敬的教主既然请北京出兵相助，如今英国人惹下的祸眼看就要平息，你们又怎么会把原来薄弱的兵力抽调了这么多，反而用于阻拦大清帝国援藏的军队呢？试问你们的士兵真的能打仗吗？就算一旦开火，你们部队的武器又怎么样？想要和训练有素的川军较胜负吗？赵大臣担心两军部队一天天逼近，弄不好出了什么差错，真的相打起来，玉石俱焚，所以特别派我们到前方公布晓谕，表明我方的态度。只要你们得知这一情况，即日起上马撤兵，退回原来的地方，我们也一定会考虑为你们向朝廷奏请恢复尊贵的大喇嘛封号的。现在我们的新军已经由北路开拔出拉里，川边防军集中在昌都，所以决定暂时不再前进，也是顾虑到藏民无知，不忍心无缘无故给你们平添战乱……”我又详细复述了我们在腊左做俘虏的前后经过。堪布惶恐称谢，坐立不安，赶忙又叫人拿来面食果饼，招待我们，样子极殷勤地告诉我：“我本来也只是寺庙里的一名官员，我们英明的藏王在这件事情上督责极严，不得已派我带兵出藏。现在，部队驻扎在恩达不再向前，也是有和平观望，等待赵大臣那边消息的意思。怎么敢在这样紧要的关口上轻举妄动呢？”言毕，又亲自提笔呈文给赵将军，叫我马上返昌都将给将军的文件当面呈上，并以文件送出之后的三天为一约定的期限，撤退全部的藏兵。我这边呢，则一个劲地以身上创口剧痛为理由，又说骑来的马匹也不行了，难以胜任如此重负，堪布就在一边反复劝请，希望我能够顾全大局，克服痛苦，早早上路，又立即派专门的藏医，一半施符咒一半用药，又去军队里挑选最好的马和藏佛、藏香、捻珠、奶饼等一古脑送给我俩，等我们答应出发了，再派了四名藏族士兵，沿途送我们过腊左塘。这样的待遇，应该是无话可说了。于是，我们就正式而壮严地告别堪布，起身上路，这时候，时间已经是午后一点钟，堪布等人，一直送我们走到山下才回去。

???归途冰雪满山，寒风载道，可是不知为什么，身上那些伤口却渐渐不再疼痛，这是不是喇嘛们念的符咒灵验，还是藏药神奇的效力呢？我一路上归心似箭，想到终于脱险，不久就能回到自己的同伴中间，顿时忘掉了眼下的痛苦。经过腊左时，那里的荒村野户，远远望去，仍是门户紧闭，寂无人踪。过腊左山道时，山高而峻陡，冰结路滑，要不是有那四名藏族士兵勉力搀扶，我们早就滚下山去了。有藏兵帮忙，马匹也听话多了，只一会功夫，大家就登上山顶，不像上一次自己爬时吃那么多的苦。下得山来，到腊左塘，塘（营）房已空无一人。从此地再往回走，从此道路平坦安全，我和张应明相视长叹了一口气，在这里，我们让一路护送我们的四名藏兵返回藏营，我们俩坐下来，略略休息了一下，吃了些堪布赠送的奶饼。

有了自由，吃下去的食物又让俩人身上平添了许多力气。因此，在接下来的路途中，我们开始策马狂奔，顿时觉得高原上一切苦寒的景色，此时也叫人心旷神怡起来。到俄洛桥，

已夕阳西落，先前驻扎在这里的那一班川军，亦早已开拔上路，无影无踪。应明极力劝说要我同意在这一空哨所里过一夜，明早再走，我不同意，坚持一鼓足气回后方军营。此刻，天已入夜，冰风拂面，气候越来越冷。幸亏积雪山巅之上，有一轮皎月，月色照耀亮如白昼，这样的月色光线下行军，才不至于摸黑受苦。当我们抵达昌都时，已是子夜十二点钟，沿途看见自己部队上的哨兵，就像见了久违的家人，彼此脸上都有一种欣欣然的喜色。

我走进营部，同伴们全都睡着了，惟独军官林修梅，仍倚案研墨，在油灯下读书。我便轻轻走过去，扮作一个鬼魂似的，微笑说：“诸葛先生归来矣。”因为平时和朋友开玩笑，我时常以“诸葛先生”自命。恰好门外有一名警卫，见我出现，立即进来报告，这一下，修梅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瞪视我之余，才回过神来。真所谓从地狱里归来，俩人紧紧拥抱，一时间悲喜交集。大声问候的声音也惊醒同室的官兵，他们纷纷披衣起身，惊讶出视，七嘴八舌询问我如何脱险的经过。我就叫身旁的夫役先拿点吃的东西来，边吃边讲，一直欢闹到四更天，才躺下休息。

自从我们被虏以后，部队官兵间就流传一种我们俩已惨遭杀身的说法，说得有眉毛有眼睛，甚至说我们的碎尸已经被敌人投进山林里。我那晚重获自由，刚回营部不久，坐下来和同伴谈笑时，总常常感觉坐垫后面有什么东西，蠕蠕而动。谈完话躺倒休息，只见我自己的坐垫床铺，满是各种衣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第二天，才有我的随身勤务兵李元超偷偷告诉我：“自从前方说你被宰杀后，你以前的行李衣箱，全被营里的人弄破之后瓜分掉了。等你现在一回来，他们觉得不妥，一个个又偷偷把拿去的东西退送还，放在你坐垫后面，怕你惩罚他们呢。”我听说了，也就付之一笑。

我身体上上下下的伤口，大概一周之后慢慢开始痊愈。惟独当时受到的内伤，无法医治，我的肚子肠腹，有时会一阵阵剧痛。朋友看我愁苦难忍的表情，送了我一瓶雷击散，嘱我立即服下去。服药不久，我就大泻了两次。留意一下，见泻出的血块很多，几乎当天，我就感觉舒服了很多，不久内伤也痊愈了。不过，我始终很感到诧异，因为雷击散这种药，原先是用于夏天中暑急救的，根本没有任何可治理内伤的力道，何以到了我身上，我这一次的疗伤，就有如此神效？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章 昌都到江达

我们部队的统帅赵尔丰将军，得知藏兵已抵达恩达的消息，就快马加鞭，亲自率领边防军五个营的官兵，由更庆日夜皆程，赶到昌都来。我们在昌都的军队全体集合，汇集于四川桥东岸迎接将军。当时的边防军虽然属旧式体制的军队，然而多年来追随赵将军，转战南北，过高原旷漠入边关时间已久，官兵素质优良，勇猛善战。一般部队上的官兵体力都很强。一天里行军百二十里是很平常的事。这一天，我跟随大部队出迎，在河岸等了很久，才慢慢看见大队人马从河对岸的高山峡谷之中，疾驰而下。旁边有军官说话，用手指给我看最后一名骑马行路者，军服与其余士兵不一样，肩披一件紫色战袍，说这个人就是当年威震大漠的赵尔丰将军。等到这一队人马开始过桥，我们全体敬礼，赵将军头也不回，从大部队面前飞驰而过。我仔细凝视他的身影，感觉将军的形相容貌和在成都时略有不同。也许是因为他做四川总督时，头发已略白，看上去才刚刚五十岁出头，可是今天，他已经霜雪盈头，须发皆白了。我们站立的时间长了，任凭朔风凛冽，但不由得身子一阵阵颤抖，赵将军年已七旬，却是戎装笔挺端坐马上，容光焕发。寒风吹开他身上那件紫红战袍，里面的肌肉都露出来了，将军却无半点瑟缩之态。这样老当益壮矍铄的精神，恐怕世界上寻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当天，钟颖率领部队标统、管带到赵将军所设行账中参谒。到半夜才结束会面，回各自营账。有一名贴身的保镖，是跟林修梅的，先骑马回来告诉我：“赵将军好像认为你上次冒险的腊左之行，有贪功失机之嫌，弄不好要砍你的头！你怎么办？”我问他：“林管带在边上，怎么回答的？”那保镖说：“管带默然不语。”我很惊讶，就坐立不安，等林修梅回来，再仔细问他，他只说：“明天一早上赵将军要传令你见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再不肯多说一句。我心想，反正自己当时是奉上级命令，路途不顾万死，在藏兵那里做了俘虏，又受了很多伤，事情应该是很明白的，何必庸人自扰呢，就坦然回自己营账，呼呼大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匆匆漱洗，就出门准备去见赵尔丰，谁知前脚刚跨出门，就有赵尔丰属下武弁一名，持大帅令带我前去，我也就跟他去了。

当我走进赵将军的营帐，我看见几名将官钟颖和军粮府刘绍卿等，早已壁立在屋内，武弁领我上前，只见将军一脸盛怒，立于帐中。见我到来，手指我的脸，责骂我冒险至腊左的行动，是贪功，有辱于一支大军应有的威名，并且警告我将受军法处置。钟颖、刘绍卿都在旁边急步上前，为我求情。赵将军余怒未消，到了这节骨眼上，我知道性命要紧，也不去顾忌昨夜林管带关于此事说了些什么，就对将军慷慨陈言说：“这项大罪名是不是成立，大家都心里有数，至于我个人，我至少是听候命令前往，虽不幸做了人家俘虏，但藏人也还能够以礼相待，一路送我们返回。我也尽可能趁机做了大军将至的宣传工作，三天后藏人军队也事实上撤退了——这里面我有什么过失，多少功劳，我自己不敢说，希望大帅你能够清楚！”言毕，我低头不再说什么。

钟颖肃立一旁，又再三为我解释开脱。赵将军那边的脸色才稍稍和缓下来，开始详细诘问大家有关此项命令下达的始末。又问林修梅管带是否真知道事情的开头结束。这时我又开口以实情相告，并指出军粮府尚有林管带当时所写的公文可作凭证。将军一一问清楚情况，又差人索拿公文验证。最后，他把责骂全对准了林修梅一个人，责问他几个问题，修梅无言对答，赵将军大怒，立即命令手下护兵上前，没收管带的武器，命令他脱下那身军装，并立即伏案手书一封撤职书，管带的职位，反而由我来代替，我也只好一声不响，末了，叩头称谢，离开将军的营帐。